

輔弼

兩浙名賢錄

七

兩浙名賢錄卷十三目次

輔弼

晉

尚書左僕射陸士光曄

太傅謝安石安

唐

紫薇令姚元之崇

文昌左丞陸希仲元方

平章陸敬輿贊

尚書左僕射陳周道夷行

宋

參知政事盛公量度

太子太師杜世昌衍

太子少保趙閱道抃

子岍孫雲附

參知政事張道章昇

參知政事鄭行可仲熊

參知政事沈守約該

右丞相葉夢錫衡

右丞相史直翁浩

左丞相王季海淮

左丞相余處恭端禮

右丞相趙子直汝愚

參知政事陳叔進騫

左丞相葛楚輔邲

參知政事李秀叔彥穎

參知政事樓大防鑰

參知政事婁彥發機

父壽附

參知政事葛容甫洪

右丞相謝子肅深甫

左丞相喬壽朋行簡

左丞相鄭德源清之

左丞相范仲和鍾

參知政事袁彥淳韶

左丞相李彊父宗勉

右丞相杜成之範

參知政事衛清叔涇

左丞相王仲潛燭

右丞相葉鎮之夢鼎

兩浙名賢錄卷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夜郎楊文驄龍友氏閱

輔弼

晉 共二人

尚書左僕射陸士光曄

陸曄字士光員外散騎英之子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後察孝廉

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常騎、本郡大中正。大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壺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寧伯。帝不豫，與王導、卞壺、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恭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旣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祚，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蘓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以勲進爵爲公。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駁曰：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旣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已，豈容有期而返無期必。

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謙散騎常侍。

太傅謝安石安

謝安，字安石，其先陳郡陽夏人。自祖衡寓居會稽，遂爲越人。父裒，太常卿。安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著作郎，並以疾辭。居會稽東山，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用世意。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

東土每遊賞，必以妓女從。簡文帝時卜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征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出萬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意。時年四十餘矣。桓溫請爲司馬，甚見禮厚。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座中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舉。既見溫。

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時溫威振內外，人情恟恟。安與坦之盡忠匡翊，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卒，錫命遂寢。尋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不事小察。弘以大綱中外賴之。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宸極。而後無勞怨。帝始親萬機，進安侍中。都督諸軍事。時符堅強盛，疆場多虞。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遂遊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桓冲請以兵入援。安辭却之。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旣竟，了無喜色。客問之。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以總統功。」

進拜太保更封廬陵郡公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
北征乃進都督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安雖受朝寄東山
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遇疾悵然謂所親曰昔
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
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
雞主酉今年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尋
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堂賜殮具甚厚贈太傅
謚文靖

唐 共四人

紫薇令姚元之崇

玄孫合附

姚崇字元之其先吳興人自吳興徙陝復自陝徙洛陽
父善懿貞觀中隳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崇少
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
濮州司倉叅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藁進
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卽拜侍郎聖曆三年進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崇建言臣
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
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

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叅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出爲亳州刺史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尋爲太平公主所忌貶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於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內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卽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景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弃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音帝歡甚旣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恠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

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闖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崇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二萬二千人崇嘗帝前敘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請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

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蝗害迄息。於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明決，皆謙憚，惟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會盧懷慎卒，崇病疴，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必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賂，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歸第。仍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崇尤長治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過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則臨軒以送，它相莫及也。時承權戚于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嘗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

子貴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昇、奔，皆至卿刺史。
玄孫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歷陝虢觀察使，終秘書監，弟勗自有傳。

按唐書以崇爲陝人，及讀張燕公所作神道碑，始詳載其世系，云自吳興徙陝，自陝徙洛，則爲吳興人，審矣。兩浙相業，獨吳興寥寥，今得此賢，覺六邑俱重。

文昌左丞陸希仲元方

子象先景倩景融附

陸元方字希仲，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也。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官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仇黨。又薦其官崔元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其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昌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稿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后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薦久耗傷吾神有一桺平生所緘鑰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勅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初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象先器識沉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叅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公論耶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旣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日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

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否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柰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爲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劔南按察使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不甚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吏民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右丞相謚文貞。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官終監。

察御史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當時多其友愛

平章陸敬輿贊

陸贊字敬輿嘉興人吏部郎中灞之孫溧陽尉侃之子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一十人行天下贊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廢五要簡官事時皆聽其言遷監察御史召拜翰林學士會馬燧討河北賊久不決請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贊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衛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請使李芑還軍援洛李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贊言皆効從狩奉天機務填委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贊初若不

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帝嘗問事之切於今者。贄勸帝令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且言言路之不塞。必先通上下之情。然上下之情。所由不通者。則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九弊不去。而求通上下之情。以開言路。難矣。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從之。始帝播遷。府藏委弃。衛兵無楮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臣下有所缺望。請悉

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恠織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卽撤其署。李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廩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德光議事。贄還奏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且請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犄角。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湏之。晟已徙屯。不閱旬。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鑑。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宜宣告。畧刻不可差。商嶺旣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惟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則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

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疇。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今諸事未遑。而首先及此。恐天下聞之。解體且內人當奔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藝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俱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逮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權知兵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參黜。始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用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擠忠良。天下怨憤。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上䟽極論。

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牘藜滑，偽冒蒙真。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一，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奸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景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乘筆所資，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贄上疏極言其弊。大略謂以中國所長擊夷狄所短，則有八利。以中國所短應夷狄所長，則有六失。且請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時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旣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

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
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喬寧
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
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
州若府遶東良吏爲刺史外奉軍典內勸農桑慎守中
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
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異帝漫許之而
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
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
以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
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
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
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
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
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外雖有宰相主大議
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
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已以興楚昭王出
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

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與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千金。又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懔。到深切。或規其大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宅卹乎。旣放荒遠。杜門集方書。人罕見其面。歷官來所。上奏疏數百篇。譏陳時弊。皆本仁義。其後蘓軾上贊奏議劄子。稱其有王佐才。至謂賢於子房。賈誼而德宗以猜忌刻薄。始親終疎。不能行其所學。乃放逐以死。古今痛之。

尚書左僕射陳周道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長興人。由進士。歷官吏部郎中。爲翰林學士。兼侍讀。遷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徃徃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

文宗遣使慰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善固當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奸臣數干權願陛下毋倒持太阿以鑄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讐虜豈有倒持意耶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卽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緡賜洵直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珣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樵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蘧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不可蘧果坐贓敗帝欲賞祁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罷爲

吏部尚書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卽位召爲御史大夫俄還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未幾以足疾乞身罷爲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爲河中節度使卒

宋

共二十五人

參知政事盛公量度

子申甫附

盛度字公量世家應天魯祖璫仕錢氏爲餘杭令遂家焉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支郎中度登端拱進士第累官尚書屯田員外郎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嘗奏事

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爲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真宗稱其博學遷右諫議大夫入翰林爲學士兼史館修撰出知光州再謫洪州團練副使請復賢良方正科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軍謀洪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
章覆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復爲
翰林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
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
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魯呂夷簡爲相度與宋綬
蔡齊並參知政事魯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
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魯呂夷簡力
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
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魯魯薦
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
樞密院事章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卽拜武寧軍節
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隣所賃官舍以尚
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暴感風
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度好學家
居列圖書每歸休未嘗去手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
英華所著有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子申甫終尚書
兵部郎中集賢校理嘗爲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
太子太師祁國公杜世昌衍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
總髮苦志勵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
官擢知乾州徙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
曰何奪我賢太守也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辨
寃獄久不決者數事徙揚州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
使還未及他語輒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
曰吾知之久矣召爲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
江陵未行會河北乏軍費還爲都轉運使不增賦於民
而用足擢樞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
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民亦憚其清整
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
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
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
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凶豐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
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
不出冀其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
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
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

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母錢。願出公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奸。衍旣視事。卽勅吏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奸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時。遷刑部侍郎。知永興軍。時方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奸。衍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

開封府。貴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使。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共事。三人欲盡革衆弊。修綱紀。權倖貴近多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遏絕。僥倖。每內降恩。悉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衍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兵擊西夏。雖韓琦亦以爲可。衍獨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衍者。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元昊大戰黃河外。

雁門麟府皆警。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聞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語抵衍，衍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媾劉三綬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脩亦請留三綬。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綬爲契丹近親而遁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乃還三綬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臺諫疾衍者，訐其媾蘓舜欽他事，劾奏之，欲以傾衍。且指衍爲朋比，遂以尚書左丞

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杜衍爲宰相，賈昌期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昌期抑之也。嘉祐元年，特還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師，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旣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庫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數人，烏帽皂緋袍，革帶，或勸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

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戒其子努
 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壙庫塚以葬自作遺疏其略
 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
 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太子少保趙閱道抃

子岬孫雲附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節度推官
 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
 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由是起名歷知三縣
 通判泗洲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
 入輒閉門不敢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
 時州以無事召拜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
 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
 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
 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而
 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
 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
 事權要傷之者眾耳脩黯由是得留請知睦州移梓州
 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州郡公相餽

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召爲右司諫。內侍鄭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抃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而抃亦出知處州。處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召爲侍御史。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期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媿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英宗嘗諭都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乘一宦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密啟以聞。帝手詔褒答。

王安石用事，抃力論其新法之非，不合，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乞以便宜從事。旣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飢，疫死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屺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屺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其爲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屺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云。屺字景仁，由蔭登第，歷官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復爲御史，正色抗言，皆切時務，避政親賢，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歷鴻臚太僕少卿，未幾卒。初，抃

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孫牟爲作孝子傳及屺
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屺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
孝。
參知政事張道章昇

張昇字道章衢之開化人舉進士爲楚丘主簿轉韓城
令南京留守王魯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
竦經略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
幾以母老求歸或指爲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
避事者乃許歸養歷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

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內侍楊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
爲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爲一
婦人謂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
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
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知秦州至和二年召
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
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何用宰相
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
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

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爲之感動。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請見無蹈舞。司馬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爲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遂以太子太師致事。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康節。參知政事鄭行可。仲熊。

鄭仲熊字行可。西安人。登進士第。爲右正言。首論抑奔競節浮費。定國是。總權綱。推誠有功之宿將。以作士氣。歷官簽書樞密院。拜參知政事。時秦檜專國。在朝無敢忤者。仲熊歎曰。爲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伴食中書。負媿多矣。會檜誣構趙令衿。謗訕欲加重典。高宗猶豫未決。檜於上前援仲

熊助已對言鄭仲熊與令衿同里備知其惡陛下試叩
之上顧仲熊仲熊正笏却立徐對曰臣雖與令衿同鄉
素不識其人檜失色令衿遂得免死下殿忿色相誚亟
諷言者劾仲熊與令衿密友故飾爲不知以欺陛下章
上仲熊待罪都亭上聞之遣中使宣押是時執政去國
者久不舉此恩例高宗特行之檜恚益甚復使臺諫交
攻之仲熊旣被宣留之旨翌日復赴朝坐待漏院檜溫
廢食侵以不遜語至自擬桓溫班退仲熊遂力祈避位
上不得已允之且曰彼旣不相容卿且去行將召卿遂
以原官奉祠言者不置竟落職寓居蕭寺二十年孝宗
卽位復端明殿學士致仕孫緝主司農寺簿

參知政事沈守約該

沈該字守約歸安人。以上舍釋褐。歷官禮部侍郎。紹興
八年。金人在淮泗。遣使請和。該上䟽論之。出知夔州。悉
心撫字。西人愛戴。召拜簽書樞密院叅知政事。奏減吳
興丁輸五分之四。鄉人德之。未幾大拜。該遂於易嘗撰
小傳六卷。其說以左氏變卦爲文。進之高宗。降詔褒美。
刻石於其私第。有文集律詩雜著若干卷。行於世。

右丞相葉夢錫衡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蕪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擢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爲糜以食飢者已而疫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除太府少卿進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爲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庶能吏察之私販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除樞密承旨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者詔衡按視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除戶部尚書進簽書樞密院拜叅知政事未幾進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每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漶漫折閱手詔賜衡措置衡奏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旬日而辦上歎曰葉衡真宰相才也一日上曲宴宰執

於凝碧池上曰朝廷所用正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上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金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已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學士

右丞相史直翁浩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人紹興十四年進士第歷官國子博士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繫天下望高宗聽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樞王府教授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

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明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爲王力言：太子不可將，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俾浩草奏，請扈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旣而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爲元帥，先視師。浩復遺書大臣，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爲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爲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時張浚宣撫淮西，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諸臣相繼論列，而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倘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引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冤，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

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以耰鋤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羨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府，未幾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初，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五年，復拜右丞相。時樞府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克之，已而殿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捕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奪民財物，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讎，噉者送獄，獄成議罪，欲

取軍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闕則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抗聞爾，可同罰乎？」不聽。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謚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饗孝宗廟廷。浩喜薦人才，其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矣。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

左丞相王季海淮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授台州臨

海尉郡守蕭振一見竒之曰此公輔器也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毋豈爲利祿計乎人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以薦拜監察御史轉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爲智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於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惡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遂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尋召除太常少卿改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昇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官觀皆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謂不核真僞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倓奏田洪失利淮謂二將戰歿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諭曰樞密論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除同知樞密院拜參知政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弃之可乎宰相

趙雄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上深嘉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筭諸郡絹錢盡蠲一年爲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牛李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丞旨王抃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卽斥之且曰丞相直諫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悅穎復留用時以荒政爲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缺帥淮舉留正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魯公亮蘓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進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

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
豈可不以聞鎮江飢民彊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
令甲飢民罪不至死淮嘗言斲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
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弃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
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母亡居喪如
禮遂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
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朝贈少師謚文定

左丞相余處恭端禮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初知烏程縣奏減

丁絹錢歲蠲六萬餘緡民力稍蘇最聞召對時孝宗志

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
後實以警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機之可投
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
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
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
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
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
後而感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

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勢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意。上喜曰。卿可謂通達事體矣。拜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堂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園丘。前期饗於太廟。視冬。至郊祭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躬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園丘。必前期朝饗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可。上爲之止。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奉祠。光宗立。召拜吏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時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洶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於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卽皇帝位。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輔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旨之勞。

寢竊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過，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竄，知婺州黃度以比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冑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冑，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卽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暮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爲侂冑所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之，判潭州。薨，授少保、鄒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肅。

右丞相趙子直汝愚

父彥遠子崇憲附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父彥遠，扈蹕南渡，遂家。崇德，彥遠官終修武郎，性篤孝，淳至而樂施，子歲侵旦夕，率其家人，輒食之半，以餉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遊，且螫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汝愚早有大志，每日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官秘書少監，兼樞給事中，內侍陳源添差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

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未幾進直學士改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才召還光宗受禪趨召未至以稽命被劾除知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未幾召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官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卽位爲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改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悲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威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重華宮至是徃徃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爲憂汝愚徃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官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

悟入輒復疑無何孝宗不豫疾日臻丞相率同列請上
詣重華宮侍疾光宗令知閣門使韓侂胄傳旨云宰執
竝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甚憂侂胄奏曰
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
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重華大闕扣宰執私第報孝宗
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
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
內至日昃不出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
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
聖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
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
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
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
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
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
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
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玘素畏慎且以后戚不
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

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於庭。密爲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柰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日乃復命。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瑒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官者。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於憲聖。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胄遂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

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騏，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闍仲夜以兵衛南北內。明日禪祭，嘉王入，羣臣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王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湏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疾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乃命皇子卽位，是爲寧宗。諸凡筵殿哭盡哀，衰服出就重華殿。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罪。汝愚爲遷叔椿官。是月上命。

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孝宗將橫汝愚議，橫官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而侂胄自以有定策功，賞不酬勞，不無怨望。朱熹白汝愚當以一節鎮處，侂胄勿使與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朱熹因講畢，疏奏遽出，內批除熹官，觀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橫，由是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而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滿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會諫官黃裳罷黜卒，侂胄擢其黨劉德秀京鏜代之，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等各先後斥去羣僉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同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

盡矣。侂胄然之，擢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遂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罷右相，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疏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等上書頌言，俱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御史胡紘遂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翊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爲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廸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劉鏊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寃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

也。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侂胄誅，盡復原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河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最有名。官終廣西經略使，以孝稱。

叅知政事陳叔進騃

陳騃，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墳居其上，累官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騃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於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騃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改秀州，召還，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同修國史。上欲採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騃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出知寧國府，改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雪、雷，詔陳詩政得失。騃陳三十條，皆切於時病。大臣躉之，明年進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

事。又明年拜叅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官會慶節。稱壽。又不往。駢率廷臣三上疏。以請上感悟。以冬至朝。重華正月朔旦。稱壽於慈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駢請正儲位。以安人心。寧宗卽位。攝行三省事。而趙汝愚爲右丞相。駢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御史。駢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恃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駢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邪。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舜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左丞相葛楚輔邨

葛邨字楚輔。吳興人。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邨。五世登甲科。大父勝仲至邨。三世掌詞命。邨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爲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縣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邨不擾而辦。留守張浚

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授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右，疏言征權歲增之害，上特召復令條陳。」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邲應詔，大略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後，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倍刻取償，宜精其選，遷給事中。張焜以說之子，除知閣。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邲皆繳奏，除刑部尚書。邲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朞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卽位，邲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修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

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參知政事李秀叔彥穎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改建德丞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耻自獻，調富陽丞以薦，爲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御史陳良翰周操不以爲然，右正言尹穡陰附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旣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爲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歎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當無

過立皇太子，兼左諭德。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進兼中書。時張說再登樞筦，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年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儀。久不決，時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僥倖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不聽。遂以邦彥爲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邪？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諸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

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啟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出知婺州。改紹興。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家居。凡十年。自奉淡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

諡忠文

參知政事樓大防鑰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材也。調温州教授。爲勅令所刪定官。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均敵乎。歷太府宗正。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於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

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
問故鑰曰蘓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
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聞而善之光
宗嗣位召對稱吉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竝緣爲奸多
所壅底鑰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擢起居
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
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會慶節上
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
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
歡動宸極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
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
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
全聖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
士院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
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熹以
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閱其
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少
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

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歎曰吾於是
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胄以知閣門事與聞傳命頗
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胄轉一官與在京官觀
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
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遷爲吏部尚書以顯謨閣
學士出知婺州已而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胄誅起爲
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
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諦視
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函首鑰
曰和好待此而決大奸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趙
汝愚之子從憲奏雪父寃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
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謫除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進參知政事鑰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
少師謚章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文集一百
二十卷

參知政事婁彥發機

父壽附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塩官尉調含山

簿七攝隣邑率以治績聞調於潛縣丞改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爲塋域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通判饒州平反冤獄累遷太常博士秘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傅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置之坐右遷右曹郎官秘書省著作郎仍兼資善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頒太子戀戀幾不能舍機亦爲之感泣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皆罪去而獨憚機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柰何侂胄聞之不悅其議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旣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計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任乎遷右正言兼侍講樞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使徃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啟隙有死而已不

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摠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冑誅，召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首言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爲後害。仍請檢校樞臣內侍等，沒人家資，專爲養兵之助。兼太子詹事，遷給事中。飛蝗爲災，應詔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遷禮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當于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敝蝨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闕。機曰：若是，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升朝官賞，陳乞封贈。機曰：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年八月，行皇太子冊命。機攝中書令，讀冊。九月，祀明堂爲禮儀使。數上章告老，不許。皇太子遣官屬勉留之，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

洞霄宮以歸。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機承庭訓。卒爲賢相。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採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有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寶之。

參知政事葛容甫洪

葛洪字容甫。婺州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得義命一語。終身服膺。擢淳熙十一年進士第。時方禁道學。爲考試官。獨以不背師訓對。旣足舉員。又以不登樞門。邇迴下僚。年垂六十。始脫選調。召除籍田令。守盱眙。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雖親故不免。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極言當時將帥之弊。上嘉納之。進直煥章閣。兼國子祭酒。遷工部侍郎。拜尚書。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訂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告老。積二十六疏。乃得請還鄉。首置義塾。教育後學。又爲義廩。贍其族里。卒。謚端獻。贈太師信國公。洪

篤實嚴毅。閨門肅睦。杜範稱其高風勁節。追媿古人。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所著有奏議。涉史隨筆。蟠室集。凡二十四卷。

右丞相謝子肅深甫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瓶水。加足其上。以警困怠。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嵯縣尉。歲饑。有死道傍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於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庶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

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耳。知處州青田縣。以薦召對。首言今日人材。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隣於好夸。剛介者。呆於植立。而或隣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念。或隣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輒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

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
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
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因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
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領之諭宰臣曰
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
旱擢爲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
萬人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閣
門事韓侂胄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進士俞
古應詔言事語涉訛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
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
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駟論近習左遷深甫
請還駟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爲清朝累二年知
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
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累遷吏部侍郎
兼給事中繳駁無所顧忌每內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
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卽位除煥章閣待
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禮官議祧禧祖侍講
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考訂

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御筆書說命中篇以賜之有余嘉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熹蟲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金使人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於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於居第遂薨謚惠正

左丞相喬壽朋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遷淮南轉運判官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蘄黃再遷宗正少卿理宗卽位行簡貽書丞相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以謂賢路

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累遷端明啟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䟽言向者陛下內庭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衰經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旣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終爲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姓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則可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愬、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遽相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凶賊久安之地、揚州城堅勢壯、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入、

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海道內爲吳越之捍蔽，外爲南北之限制，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切陳利害，不報。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告急，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懼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天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竝策免。既去，而獨趣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政。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事稍寧。十上章告老，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尤爲相業所難。」

左丞相鄭德源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鄞人。登嘉定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

葵出拜方掖清之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
北茶商羣聚暴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
爲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趨者雲集號曰茶商
軍歷遷國子學錄兼魏憲王府教授遷太學博士兼教
授如故理宗卽帝位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累官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寶慶三年拜參知政事兼簽書
樞密院事六年史彌遠卒命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端平元年上旣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
天下爲已任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皇徐喬道
汝談尤焞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
李韶時號小元祐拜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九月
禋祀雷變四疏丐歸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嘉
熙三年封申國公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楮
十萬緡爲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淳祐四
年拜少保進封衛國公趨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
壽畢上疏丐歸不許拜少傅進封越國公復進少師賜
玉帶更賜第於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
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

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厲峭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帝褒諭之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爲之帝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密使視師陳韓以知樞密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無所留難葵韓遂往於是戰於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辭太師不拜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遇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又議移歲調兵以屯淮西併軍分頭目以節廩餼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虧塩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覈其犯科者追理呈誤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第停罷如池之雁汊有大法塲之目其錢分隸諸司清之奏罷其竝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酒殊快四上謝事之章不許十年進卜龜元吉箴一

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
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
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憂則懼
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
爲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褒諭十一年十疏乞罷
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有事於明堂有旨閣門給扶掖
二人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
甚猶以未得雪爲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
命掬雪床前觀之累疏乞罷政不許以疾篤聞拜太傅
保寧軍節度使克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薨遺表
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謚忠
定清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
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
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
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
故邪臣必不因葵來遽引退臣願爲左使葵居右上說
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清之以定策功駸駸至宰輔四登
台座恩寵冠於一時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

也。清之代言奏對多不有稿，有安晚集六十卷。

左丞相范仲和鍾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谿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武學博士，知徽州，召授刑部郎官，遷尚書右郎，兼崇寧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理，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秘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總修官，錄檢討，歷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乞歸不許，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乞歸不許，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八年十一月，薨於金華驛舍，蓋其家築室未就也。贈少師，謚文肅。史稱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當時頌鍾之德者，云：「袞繡之歸，問館於驛邸，衣冠盛事，再見此無地起樓臺相公也。」吳師道云：「范鍾以高科爲賢相，而言論風旨述者，蓋鮮所著有禮記解。」

參知政事袁彥淳韶

袁韶字彥淳慶元人淳熙十三年進士調吳江丞蘓師
旦恃韓侂胄威福撓後法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
定後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儻相容當薦爲京朝
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後皆師旦黨師黨諷言
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改
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始至絕
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爲潮嚙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
山有石不必旁取隣郡遂得免嘉定四年召爲太常寺
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甯不復
輸石矣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
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十三
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
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胡夢昱
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
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
置制使仍治臨安鎮遏之白相史彌遠曰揚失守則京
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彌遠從之福竟討
平全而韶卒以言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

傳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

左丞相李彊父宗勉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試禮部第一成進士
歷官江西運幹除禮部架閣累遷著作佐郎輪對言邊
事宜夙夜震懼以消殃咎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
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且言欲財計之豐莫
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
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
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
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尋改兼侍右郎差知
台州大水悉心撫字民無昏墊改直秘閣知婺州召除
尚書郎中兼左司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
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昔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克衍器
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於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
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
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倉怒蓄忿變生倉卒將何以濟世
之所陳豈曰外患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
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

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彊。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之。又言內降之敵。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官僚。戚里閹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爲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

防托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三，城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全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二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疆壯者，以充游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疆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挾火，空國與敵矣。除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兼侍讀。疏言憂勤不可移於晏安，劇切不可消於便佞。除諫議大夫，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時王檝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史嵩之開督府力

主和議宗勉言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進參知政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身居台輔家若貧儒趙汝騰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右丞相杜成之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秘書郎拜監察御史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噐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閩之詐謀罔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遷秘書監

兼崇政殿說書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
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
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範始以不得其
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
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啟邊隙幾危宗社而
樞臣李鳴復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旣不恤父母之
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
大罪未卽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
去安敢入明日改起居鄒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
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
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
之臣之罪大矣卽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範力辭
而鳴復亦出守越範不得已起就職未幾差知寧國府
至郡適大旱範卽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寓公富人
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十餘萬
斛錢亦數萬緡悉以代下戶輸租兩淮飢民渡江者多
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
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

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還朝遷樞吏部侍郎兼侍講未幾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樞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勅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諷言者論範并論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以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曰肅官闈曰擇人才曰惜名器曰節財用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私求恩澤範皆封還內降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人皆以爲不便既而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且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竝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

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
耕屯勝於陸地多矣又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
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居上
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
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
籠駕非範所屑也珙大感服未幾元兵大入五河絕中
流置管柵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
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
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
範生有至行薄田二頃粗給饘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
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不知其相公之居清修苦節
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貴育不能奪所著有雜文奏
稿十三卷

參知政事衛清叔涇

衛涇字清叔其先齊人唐末避亂居秀州孝宗親擢涇
進士第一歷起居舍人假工部尚書使金還除直煥章
閣知慶元府時權奸用事十年不調開禧初召官吏部
尚書拜御史中丞請誅韓侂胄論罷右相陳自彊拜參

知政事侂胄伏誅。又患史彌遠欲去之。彌遠乃諷御史劾罷涇。知揚州。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謚文節。侂胄嘗指朱熹偽學。胄誅。請召朱熹還朝。而熹已卒。涇乃取熹諸經四書傳註刊布之。所著文章奏議五十卷。曰後樂集。

左丞相王仲潛燭

王燭字仲潛。新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知常熟縣。敏達有惠政。通判秦州。知滁州。改知瑞州。遷籍田令。所至咸有風譽。歷遷太府卿。樞兵部侍郎。疏請大臣相與憂危圖治。修德行政。批札畢杜於私。蹊官賞宏。關於正路。使內治明如日月。外治勁如風霆。則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迂續天命於譴告之餘。下以固結人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帝聞之甚喜。遷禮部尚書。進左丞相。授特進。加食邑。燭奏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宣撫招討之職。臣當召募忠義。共圖興復。乃授燭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以備咨訪。進少保。左丞

相兼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未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責切似道不忠不孝斥之國是始明六月庚子朔日食燭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陰晦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外鎮諸侯皆其職也氛祲充塞而未能消生民塗炭而未能拯反復思之咎實在臣乞罷斥以答天譴答詔不許尋進平章軍國重事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陳宜中留簡炎二相都督軍馬燭請二相建闢吳門以護諸將不然臣請效死封疆不敢辭宜中簡炎乃上疏乞行事下公卿議竟不決已而世傑等兵果敗燭自以不得其職疏乞罷免乃罷燭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燭爲人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燭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值國勢艱危之際天下所仰望也乃與宜中不協而去不逾年燭死而宋亦隨亡天下莫不惋歎云

右丞相葉鎮之夢鼎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嘉熙上舍釋褐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事講荒政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遷秘書郎值雷變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說歷遷兵部郎官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之怨從之拜司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旣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主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設間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以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義社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賊之寃以國子司業召輪對言國論主平江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遷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登朝夢鼎不屑力辭謝之改知建寧召爲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爲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食邑進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明堂恩進封寧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界會子夢鼎

以爲厲民乃止。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爲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乞解機政，不許。理宗崩，議太子卽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力辭。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乞歸，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置制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之費悉卻不受。再召爲參知政事，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與賈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玠以非罪去官，及卒，其子懇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於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卽求去，會太學諸生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悔過，屬府尹洪燾求解。時冬雷引咎求去，愈力。未幾，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祖宗立法之本意。進少保，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

累辭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
國公不拜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育
郎沓至促行扶病至噸縣請還山林疏奏願上厲精寡
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
夢鼎曰庶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臺臣奏從
歸田之請瀛國公初卽位詔授判慶元府沿海置制大
使力辭益王卽位於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
路梗不能進南向痛哭失聲而返後二年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三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四目次

輔弼

明

東閣大學士吳濬仲沉

戶部尚書少保兼太子少傅夏惟喆原吉

少師金世忠忠

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崇豫淮

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弘載輅

翰林學士內閣呂逢原原

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謝于喬遷

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張茂恭孚敬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呂汝立本

戶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袁懋中煒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高子象儀

戶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余仲丁有丁

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趙汝邁志臯

吏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沈肩吾一貫

吏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朱少欽賡

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黃國阮維岳爾鎮氏閱

輔弼

明 共十四人

東閣大學士吳濬仲沉

吳沉字濬仲蘭谿人故元禮部郎中師道子沉與兄深

傳其家學名重一時元累辟不就洪武十二年郡以儒

學博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國史院

待制謂修撰王釐曰名既誤矣冒昧而不更是欺罔也
釐以國法方嚴恐觸犯天威固止沉沉不從毅然往
吏部告請改正部以聞高皇帝大喜曰是誠恪人也
遂眷遇之上御奉天門視朝畢謂沉曰人君治天下
莫要於進賢納諫兩事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
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
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
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
自至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集矣沉曰陛下之
言及此國家興治之要也未幾奏對錯誤降為編修尋
復以爲待制時給事中鄭相同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
東宮是竝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安得有異請凡啟事
東宮如舊制上從之無何復坐奏對失旨降涇源縣
學教諭未行留爲翰林典籍未幾以爲東閣大學士先
是上將享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
古昔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約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
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

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宜類編三事爲書，至是書成名曰精誠錄，上覽而善之，命沉誤序，上御謹身殿，沉進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用舜禹，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郊，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俄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其怠於職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是時文治大興，沉獨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依託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與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間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又嘗著論以孔子封王爲非禮，其後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爲非禮，卒去號稱師正，數十年之謬誤者，沉倡議之力也，沉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

進三黜而無喜愠人以此多之

戶部尚書少保兼太子少傅夏惟喆原吉

夏原吉字惟喆其先會稽人徙饒之德興父時敏國初爲湘陰教諭因家焉母夢三閭大夫入其室生吉吉生有異資年十三喪父卽刻志向學以詩經領鄉薦卒業太學選入內庭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洪武三十一年陞本部右侍郎命克採訪使巡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還轉左侍郎踰月陞本部尚書上勵精圖治凡建文時條教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吉申明之凡三十餘事明年兩浙大水命吉往治且命都御史俞士吉齋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後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凡爲之赤盛暑或持蓋至日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壅滯修隄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飢給牛具穀種與民之無力者吳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吉廣孝曰夏原吉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者種塩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家專錢以沮貿易清

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以施諸天下時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蓄積一時賜予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制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南大洋海以通諸番財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給於戶部吉晝夜焦勞經營綴葺惟恐拂上意而殫民財時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命吉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罪怠事者吉將登車乃遣人馳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上親征北虜命輔導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吉每旦入朝獨近宸前叅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吉口應手判不動聲色比奏行在南啟東宮京師肅然七月駕回北京吉見便殿上曰卿輔皇孫居守事安民安叅決機務咸當朕心吉曰陛下之訓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上諭羣臣曰夏原吉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

三殿災吉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銀課程優卹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誅之時科道亦云不當輕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瑛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啐罵言官吉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上悅兩宥之交陞平上

問吉陞賞孰便吉對以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乃陞首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吉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吉拜吉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上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吉入奏曰諸所俘俱平民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吉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十九年議親征北虜羣臣無

敢諫吉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爭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青厲作。內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爲未便。上怒。乃命吉整邊儲於北口。賓懼自縊。遂併籍吉家。命錦衣官立取吉回。至則大起。厥理儲錦衣促之。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征虜得失。吉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畧之意。命繫於內官監。皇太孫屢請赦之。上命中使覘其動靜。因問。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頗解。猶繫之。上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計至。仁宗皇帝卽位。卽日復吉官。吉以母喪未終。辭。仁宗勉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吉不敢復言。賜賻禮。遣官護其喪歸營葬事。宣宗以皇太孫正位東宮。加吉太子少傅。時呂震爲太子少師。班在吉右。卽進。少保仍兼職如故。食三俸。同時大臣當受誥命。翰林呈草。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

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學士楊士奇等曰、此實朕心、蓋望卿等匡輔之功也、繼召吉等至、宸前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曰、朕有過舉、卿卽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也、以吉有匡輔功、賜第二區田五頃、仁宗賓天、預聞顧命、時宣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遺命徵還嗣位、時有漢庶人之疑、中外洶洶、羣臣欲出郊迎、太后命獨留吉、同襄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宣廟首問吉、及少師蹇義、衆等不能對、旣至、召吉慰曰、朕聞太后諭、知留卿意、卿奉皇祖合輔朕、有年、非他人比、卿當以所事皇祖者、事朕、賜寶帶、宣廟旣嗣位、吉以舊輔倚毗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移檄誣輔臣姦邪亂政、以吉爲首、上夜召吉等人議、吉免冠謝曰、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吉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榮首勸、上親征、上難之、顧吉、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辭、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

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卽躬帥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下。罪人斯得。大被恩賞。賜吉闈者三人。掖吉朝參出入。吉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乃拜賜。是歲扈從。車駕巡邊。旣還。上以蹇義及吉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政。勅吉曰。卿等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倚眷老成之意。又賜銀章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以褒吉之德。量云。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於中府。明旦入謝。旣退。得微疾。命家具湯浴。正襟端坐而薨。年六十有五。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營葬。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官其子瑄爲尚寶司丞。仍復其家。吉天性孝友。平生與物無忤。受人之惠。雖微必報。心無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人有所觸犯。虧損置之不問。平居無事。坦坦如也。一遇事。明敏奮發。嘗奉命兼

理諸司政務，吏牘滿前，迎見立解，拔根適節，各得其宜。商功計利，惟恐有弊，恒曰：不可使後人難為繼，而戕吾民也。其掌國計最久，凡所建置區畫，明於闔闢，歛散之術，科分戶別，有倫有要，一一可為後世法。歷事四聖，隨事獻忠，凡持論必歸仁厚，存大體，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多矣。一時大臣與吉同功一體者，惟蹇文定公義時以蹇夏並稱，然蹇特以政事著稱於時，而吉兼有文學之譽。自開國以來，三大纂修，皆吉為總裁，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傳於世。

丘文莊濟論曰：公歷事四朝，始終

幾五十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與聞機密，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也。於乎！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要，惟在理財用人，夫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受，皆不之及，而獨舉理財，以並於用人，誠以用人為治莫先，財用既足，天下事無不可為者。列聖所以用公之意，蓋有得於此。昔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四者並言，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際，國無乏絕，民有蓋藏，非明於學術優於才能者，其能然乎！且一時大臣中稱

有德量者以公爲第一。公其無媿古人所稱大臣者哉。
少師金世忠忠

金忠字世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忠省兄，會靖難。兵起，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忠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畊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爲急。成祖悅，立授署紀善，日侍

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忠博覽史

籍議論河懸國家大政，多出裁決。時儲位未定，武臣丘

福等咸謂次子高煦有扈從功，請立之。上密問忠，忠

歷數古昔嫡孽故事，對上喜，賜忠大鎚，且曰：詹事官

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尊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

而已。或譖謗廷臣及宮僚過者，上密令忠察審。忠退

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此事。願陛下寬霽。上或不

喜，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卽如人言

臣甘連坐，以故諸所全護者多。忠謹厚不泄，人亦不知

也。忠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太子卽位，念忠輔導功，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達幼，遣歸依親讀書。比長，景陵召還翰林。正統十二年，改禮科給事中。景泰改元，遷都給事中。剛直，敢言，無所避忌。儉小，多憚之。二年，出爲長蘆都轉運鹽使。

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崇豫淮

黃淮，字崇豫，溫之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召見訪以大政稱旨，卽命入翰林。每設朝，特命淮與解縉立於御榻之左，以備顧問。

上慮萬機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淮語，至夜分。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雖同列，不得與聞。已而命居內閣，專掌制勅。又選湖廣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胡儼與之同事。甲申會試天下士，與解縉爲主考，得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上以多才色喜，上欲立東宮，密問淮。淮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皇太子旣立，命以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東宮。啟沃良多。

復勅兼輔導。皇太孫賜袍笏寵眷日隆。當是時。上每北狩。命淮與尚書兼詹事蹇義。金忠。諭德楊士奇。留守諭之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卿等其識朕意。明年上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剿捕。而漢王設疑沮之。皇太子以問淮。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急遣以掩其不備。既而法良就擒。一如淮言。癸巳。駕再狩。淮留守如故。時漢王潛蓄奪嫡之志。忌淮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淮遂免

歸。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自遣無非引咎責躬而已。名其詩曰省愆集。洪熙改元。陞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是夏。上不豫。時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遣使召還。既而官車宴駕。羣情洶洶。淮與楊榮。楊士奇。佐襄鄭二王監國。憂勞至於嘔血。及皇太子還京。卽位。大事始定。宣德元年八月。漢庶人反。淮勸上率師親征。上以淮多病。留佐襄鄭二王監國。淮夙夜在公。至班師方歸私第。疾益甚。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父歿。遣禮官賜祭。命有司營葬。

既襄事拜恩闕下。上寵留彌月，賜游西苑，命淮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於山之麓，明日獻詩以謝。上大悅，比辮宴餞於太液池，親酒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入覲，宴賜之禮有加。於初九月辮還，又明年上崩，正統改元，淮入朝進香寵賚優渥，留月餘，辮歸。淮在永樂初，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嘗有告黨逆者，淮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從之。」而大獄遂息。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欲收女真土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誓詞於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淮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愈難制矣。豈可墮其奸謀？」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域大寶法王初至京，上欲刻玉印賜之，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賜諸蕃制勅，所用不過勅命廣運二寶，今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也。」上嘉納之。及歸，田日謝病杜門，不接世故者二十餘年。所著有介菴集，歸田稿，藏於家。

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弘載輅

商輅字弘載嚴之淳安人宣德乙卯浙江鄉試第一又十年始登進士第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命進學東閣繼選經筵展書陞侍讀擢入內閣俾參論命時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遷者輅力沮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大臣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降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首偽為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遺於虜營虜得榜與書果自相疑遁去景泰紀元之秋往迎英廟回鑾於居庸關草詔稱旨賜以馬匹既而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太倫傷骨肉之情獄遂不竟無何而易儲議起輅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多官議附和者衆輅力爭不可踰歲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下獄禍且不測輅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丁丑春景皇帝不豫輅即與陳循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草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為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且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日也英廟復辟首召慰諭且問改元明日稚婚噉言

官摺撫再劾，坐免。成化丙戌，召起復原官，仍參預機密。首言八事，舉切時弊。戊子，慈懿皇太后崩，輅率羣臣上疏定祔葬之禮，至伏闕泣請，卒從之。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蕃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有欲再出師邀功者，至有危語，輅力執不可。未幾捷至，上喜，賜俘奴各一人，改戶部，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太子少保，改吏部。時倖臣有欲於掖庭建玉皇祠，每歲以內臣執事，如郊祀儀祭之者，輅力言非禮，訖不建。宮門災，工部請徵材湖廣等處，輅言：「上天垂戒，宜少緩修葺，以存警戒。」從之。

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樞璫汪直開西廠行事，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勢焰熏灼，人不敢言。輅偕同列上疏極言之。會六部大臣亦以爲言，遂革西廠。由是見憾於直。會故大學士楊榮曾孫擘有罪，不就逮，赴京避罪，爲直所發。詞連輅，輅遂乞致仕，詔進少保，賜璽書給驛以歸。卒年七十三。訃聞，時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毅。輅體貌修偉，風神秀雅，文章典實，不事華藻，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登第甫六年，卽入內閣預機務，儕輩多有異議，而輅處之自如。尤與錢溥不相能，溥至作禿婦傳譏。

之亦不與之較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待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子良臣中進士官終翰林侍講次子良輔孫汝讓俱以蔭得官良輔刑部主事汝讓尚寶司丞。

翰林學士內閣呂逢原原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質性渾厚容貌端偉未冠已讀書博洽能出入經文父嗣芳萬泉教諭兄本爲景州學正父隨兄之任相繼卒於景州貧不能歸喪或勸原火葬原痛哭不肯從。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所慟哭行人聞者皆爲之酸慴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攻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急召見原原入見衣繼縷甚試之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講析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黌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卽遣原入試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人入翰林時

正統七年也。方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原十人。習制誥於東閣，十四年罷。景泰中，倪謙及原初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於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二人講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翰林侍講，原對中允右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一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踞踞乃爾？二人頓首對曰：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天順初，改通政左參議，仍兼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時曹石寵用事，知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緋。原不答。未幾，岳正暨原列上曹石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其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大怒，坐便殿，召對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正既去，原得留與李賢同在內閣。李賢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謹恪，稍

濟之持重。修大明一統志。充總裁。無何以母憂去。道景州。啟父窆。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原。不聽。奉載舟中。寢苦枕塊。極哀毀。竟病。抵家。未及窆。而卒。時年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統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墮者清心寡欲。稠第無隱。過至老。勤學。晨夕不少輟。子憲。歷官太常卿。自有傳。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于喬遷

謝遷字于喬。其先世出自河南陽夏。太傅文靖公安顯。

於東晉。遂寓會稽。後徙台之臨海。少傅惠正公深甫顯於南宋。復自臨海徙餘姚。遂爲餘姚人。凡七傳而至遷。父瑩。仕終福建布政司都事。多開釋。無辜人。謂其必有後。及遷生。而穎異不凡。識者以遠大期之。且曰。他日名位。視晉太傅。宋少傅。蓋不多讓。而當今天下全盛。以其才之所就。勲烈殆將過之。時人未之信也。年二十六。舉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人。乙未會試爲第三人。廷試爲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簡侍東宮。弘治初。陞庶子。充日講官。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

遷疏言。大行在殯。豈宜有此。侯陵畢。徐議之。未晚也。命禮部議。如遷言。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上方勤學。遷務積誠。以開悟聖聰。每先期。輒焚香。莊誦如侍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上意。無何以憂去。服除。起爲詹事。簡入內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虜犯大同。兵部尚書馬文昇。以國用不足。請加南方折銀舊額。遷執不可。曰。南方稅銀甚重。宣德正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加則反重。於本色。民益病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加賦何益。不謂文昇而有此疏。事遂寢。四方解戶。赴內府輸納者。每苦需勒。遷乘間言之。上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禁條。有犯必誅。庶幾民困少甦。上悅。卽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如洗。時同在內閣者。劉健。敢於任事。而資遷之謀。斷李東陽。長於爲文。而資遷之典。則遷於其間。不激不阿。弼成盛治。一時號稱賢相。嘗欲引吳寬與共事。而同列難之。因乞避位。薦吳寬。王鏊。自代。中外服其恬讓。泰陵大漸入。受顧命。正德初。奄瑾專政。尚

書韓文率百官伏闕論之遷等主張於內將真瑾於法事泄不克遷遂乞致仕去瑾恨遷甚指爲姦黨榜示天下又矯旨勒遷弟武選員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除名瑾怒不已禍且叵測人皆危之遷曰天祐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處之泰然世廟登極遣使存問遷上疏謝因陳學祖訓監成憲二事六年二月復召入內閣既至壓於同列不得展其志明年四月乞歸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謚文正遷器宇豐厚風神秀朗見者知其爲壽俊元臣其忠誠端慤始終不渝所謂清白之操百練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誠有如聖論者學以明義理爲先爲文正大溫厚不事雕琢然未嘗輕以一字假人其初入翰林時有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乞遷文爲賀遷曰此人素不滿於公論吾柰何以諛言悅之卒不作嘗憫鄉人方正學以忠滅族沉鬱百年不避忌諱收綴遺文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皆手目訂正以表章之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於世文正之功大矣。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茂恭孚敬

張孚敬字茂恭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年二十四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

所曰羅峯書院羅峯孚敬所自號也又二十二年而中

禮部試時天子方南巡其明年世宗皇帝即位始

臨軒策進士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興世子入

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

孚敬上書大略言上既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

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

孝宗自有子柰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

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時上心是之而

迫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孚敬亦去為南京刑部主事乃

下議議尊孝宗曰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孚敬復

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

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三篇於

是桂萼疏亦上具如孚敬指而中外士大夫咸側目二

人思齷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獻夫霍韜輩益

推緣孚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

三下詔始定召孚敬與萼超拜翰林院學士孚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侷侷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孚敬數與尚書持論事卽執政策邊事欲屈其尚書孚敬復爲尚書持之至抗疏辨上輒伸其說時御史錄案山西有所逮張寅者以爲卽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爲居間御史卽劾勛詔下三法司獄獄成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傾侯勛以屬孚敬與桂萼方獻夫雜治之竟反其獄孚敬遂領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勅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孚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效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卽怨謫弗卹也尋賜銀記二一日忠臣貞一一日繩愆糾繆得密疏言事上旣以尊崇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孚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孚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一清居首揆以才受上知

然不能如孚敬深而。上所密問孚敬者月以十數時。時稱孚敬別號及字而不名。時桂萼亦入輔名寵俱亞。孚敬而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關。上前一清因以計巧中之。而會給事中陸粲孫文奎論其事。因勅孚敬歸。創省待用。而革萼散官致仕。孚敬至天津。復召歸。寵益甚。乃請避。上二名諱。上乃大書。

今名字填以金。賜之。又賜銀印。其文曰永嘉張茂恭。

上嘗諭孚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孚敬言。高皇帝以親王領宗。

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爲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

之類。後先殆盡。天下欣欣想望太平。而孚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孚敬裁定。若分祭天地。

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象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會居第成。以獻帝書含春堂。

及金幣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言亦以言。

禮貴驟當。上意於孚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

序有言孚敬橫者乃乞休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
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於上有推立
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以故事
裁之不爲下上不懌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
昌侯延齡者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既微知上指
恐憚甚而燕中少年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
稍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
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聖迫乃因上後
官有他慶以延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
孚敬固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
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
人罪屬秋盡當論孚敬復上疏謂昭聖太后春秋已
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
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孚敬自古強臣令君
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延和邪延和者
初持考敬皇帝相也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孚敬
孚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孚敬與太
后延齡得長繫矣孚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

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孚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孚敬益自信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得一二主謀者夏文愍以撫之說進而孚敬稍屈矣。孚敬志甚會哭子成疾上疏乞歸不許請益力。上待之益厚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飡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孚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明年遣錦衣緹騎帥來視疾且促還朝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又三年而卒。年六十有五。贈太師謚文忠。孚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啓而得之。孚敬者深矣。孚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顧性頗驕兒視其僚好嫚罵所擬調任喜怒不復反。家居自尊大郡邑守令伏謁長跪土木之功冠東南而囊無長物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子弟多假貸於人以自食。至今稱其廉。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汝立本

呂本字汝立餘姚人父改以子貴稱太公楊太夫人方
孕而樓居夢日卓午爍庭中赤光四表既寤而本生命
其樓曰瑞日徵貴也太公故善謝文正則以負劍見本
文正竒之斯其殷帝之首服也稍長執博士業文正益
竒之曰夫夫國工也異日者當出吾上館之家塾屬其
子學士丕程督之學士入朝載之俱北紹介而見之費
文憲亦以公輔噐之戊子與計偕壬辰舉進士以庶吉
士授國史檢討出就南國子司業以右中允攝翰林院
轉左攝左春坊丙午主試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爲首
義錄呈稱旨簡在帝心戊申迺陞兩京國子祭酒明
年上命增置夾輔枚卜者六人本以少詹事入閣辦
事尋召入直廬陞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癸丑上
修輔臣功陞禮部尚書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尋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歷一品考進階光祿大夫
勲柱國兼太子太傅當是時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
百官受成莫不凜凜分宜耄矣胄子無良華亭肩隨深
中重發獨本以赤心上結明主斷斷無他猶之清廟

鑿刀和而後割。庚戌秋八月，虜薄郊關。上御永壽宮，召入直諸臣問方略。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亟出視朝。安中外心，既則以郊保僵口瘡痍就死，請亟下令掩骼埋胔，發賑捐租，京營故多糜軍，請亟更張，以善後。疏再奏，悉嘉納之。既又言：威寧侯鸞調邊兵入衛，以其習戰，足當虜鋒也。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發邊兵於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喻。且督餉都御史隨地餉軍，不爲不預。鸞復要戶部載糒從征，甚則秣馬許掠田禾。諄之諄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上問本本極言不可，往虜猝入不及爲謀。第一市以緩之，固將集兵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集，籍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犬羊無厭，何示之弱也。上曰：善。悉罷市議。母開端。徐邳水溢，飢民輕爲邪。上用本言，命漕河二水御史併力疏濬，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淮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水乃就道而飢民安堵。天壽山水爲患，衝嚙諸陵神道。上遣本視之，特旨問狀。對曰：二水交衝，故多潰決。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勝，不當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患矣。其

年大同歲豐一緡幾得十石請發度支銀十五萬預糴以佐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倍先是巴西莊敬太子立無何薨上諱言儲言者見坐本言自古帝王莫不

早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祖宗以來太子諸王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閣第本支異禮必先正名且天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槩論不納壬子春裕王始冠本行

贊冠禮明年請二王就宮中婚上問故對曰名分未正不宜竝出而婚耦則上疑軋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禁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今陛下骨肉親惟二王耳悉

出居外獨柰何自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希顏上書謬以建帝立儲爲發語上大怒傳上刑本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二王同居分邸

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聖心密定久矣徒以已酉爲鑿篤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京一之國人心自定寧詎以人廢言上心然之卽諭輔臣景王當遵祖制

令之國卒之翊穆廟開太平本之力也無何而太夫人卒上下卹典遣行人護喪歸葬本具疏謝以哀毀聞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盡城守姚故城江北本紹介

所部請夾江而城。如通州淮安臨清犄角相守。均之赤子。寧詎置之度外邪。佻者以爲譁。不用命。本曰吾未奉天子命而興大役。譁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旣得請。則胡督府董成迄。竣事而民不知。役於是人人頌本功德。祠祀之。龍山本旣家食。察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請履畝。請均糧。旣則徵徭銀。罷優免。由是租庸有調。民力以紓。直指使以其狀上之。繫爲令。萬曆十一年。年登大耋。遣使存問如禮。丁亥。諸子姓以初度稱觴。無何而疾作。隣里聞室中鼓樂聲。乃卒。年八十有四。賜祭九壇。遣行人治葬。贈太傅。謚文安。本自通籍。以至居喪。凡三十年。都文學侍從者十有七。都相位者十有三。雅言避名。避利。避權。三者惟恐其不去也。而端行卻步。卒後其身而身先焉。初。上下相始得本。下內閣議授秩。分宜密遣家監以告。犒之十緡。家監銜之。改少詹秩。視大司成等。華亭入相。後本者四年。本引身下之。遂躡本上。卒之分宜凶。終華亭。滋大。惟本聲實純粹。卽有口者不能訾其休休之度云。

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袁懋中煒

袁煒字懋中，漢太尉安之裔也。避亂居勾章之南鄉，世歛德弗耀。至父汝舟，以學行聞人，稱端居先生。與妻汪夫人同日夢黑龍降於家。時煒將誕，相慶曰：「若生兒，當非常，必亢吾宗。」已而煒生，果異穎。五歲能屬對，多奇語。十歲習舉子業，讀書過目輒成誦。十七補縣學生，淹貫經史，人稱博雅。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院編修。以外艱歸，服除，同考會試，充纂修會典官，冊封唐府，充副使，盡却所餽遺。唐王改容禮之，遷侍講，以繼母憂歸。服除，主順天鄉試。時上簡

詞臣，撰文煒在選。顧

上見煒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

金之賜。內閣以煒資深，題掌南京翰林院事。煒上疏願留供文撰。上嘉悅，擢爲侍講學士，特進禮部右侍郎，兼原官。進太子賓客，兼學士。三載秩滿，進階通議大夫，誥封二代。蔭姪大輪爲國子生，轉禮部左侍郎，賜飛魚服。二三年間，游歷清華，皆出。聖衷未幾，改吏部左侍郎，會吏部尚書吳鵬、禮部尚書吳山皆致仕，而勅煒兼署二部事。當推官與當道論不合，執抗再三。同事者爲煒危之，而持論益堅，不少借適。上於吏部題缺疏中，

進煒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越五日召入直皆殊特之恩前此所未有也五月分獻北郊十一月分獻南郊禮成疏請祈雪上諭謂煒敬順天時達禮成性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少師嚴嵩徐階內閣辦事壬戌二月命主會試六月入簾上特遣賜鶴衣御饌於貢院煒感非常知遇殫心校閱所得多瑰竒宏博之士又不受贄禮士風肅然明年八月以萬壽大慶加恩進少保無何而嚴嵩被論謝政去時朝野洶洶上獨察煒清忠亮直論同少師徐階擬票煒益秉公竭誠凡事期於至當故海內罔不喁喁望太平之治首爲慈民陳便宜三事慈民德之纂修永樂大典充總裁書成特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建極殿乃上新制首以授煗令中書賜勅行異數也三載秩滿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授柱國誥封三代改大輪尚寶司丞煗筮仕二十餘年凡三錫命至是而極自簡畀文撰以來恩眷隆渥御膳金帛之賜無虛日明良相遇情投魚水可謂千載一時顧以積勞成疾再疏乞休上鑒其誠給傳歸就醫藥令大輪護行

舟至安山驛，病革呼大輪泣語曰：「吾沐聖上殊恩，異眷媿不能竭涓埃之報，今已矣。爾其致身盡職，言訖哽咽卒。」年五十有八，是日也，風雷大作，舟不可行。計聞上震悼，累日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贈少師，謚文榮，煒賦性剛明，風稜嚴整，遇事不當意，及見人有過，輒面吐折之，然底裏洞徹，未嘗有所留匿，人亦忘怨焉。其事親孝，伯兄中殞，撫其孤如已出，蔭先及其長子，卽尚寶司丞大輪也。煒平生不謀家事，於世俗所稱珍玩一無所好，及當端揆，尤禁絕請謁，而情深故舊，每分官俸以賑給之，其才識宏博，問學淵奧，辨析疑義，河懸冰解，援筆千百言立就，爲詩文富麗莊重，卓然成一家言，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高子象儀

子循學附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父鉞以陰德聞，夢于肅愍而生。儀儀少穎異，慕肅愍之爲人，輒自負。嘉靖庚子，領鄉薦，第。六明年舉進士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方寵倖，傾中外，悅儀嫺文，蒸欲羅致門下，數遣子世蕃及門，風旨儀默不應，遂大銜忌，而名行蒸蒸益起，隱然。

負當世望時。莊皇帝在潛邸，將出講，慎選宮僚，所司首以儀上。詔下，而父喪奔還。母徐夫人繼卒，守制里中者四年。浙人趙通政者，爲分宜狎客，得視師浙中，藉勢驕橫於鄉里。諸謁者，旁趨蒲伏，以治屬視之。儀弗往也。趙旣先儀，乃報謁中道，馳入，獨抗禮，無所訕。趙亦不能有加於儀。未幾，以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而嚮通政者已官尚書矣。屬其甥國學舍中令母卒業而超銓也。數款曲致謁，儀固不可。趙恚語人曰：「何物司業，乃尊大如此！然竟亦不能有加於儀。」久之，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居南都，又三年，不遷。後來者多躐其上，而儀恬如也。會分宜以罪罷去，遂以僉議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尋進禮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尋掌院事。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如故。世廟方嚮用儀，會崩不果。先是朝儀久曠，故籍散失。隆慶改元，始設宸宇，臨羣臣奉祝冊謁宗廟具。法駕郊見。上帝幸辟雍，釋奠講經，諸大典禮威，倚辦春曹。旦暮待報，無從考質。儀以其意酌今昔之宜，修舊起廢，燦然明備，無不當乎人心。舊制合享天

地以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郊於是中官有請合祀
復洪武舊制者儀執不可曰洪武初不分祀乎卽分亦
舊制也何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與儀曰無論
非是柰何令中官得與外廷未議衆避之 孝烈皇后
先以保護功附主 世廟儀奉遺詔遷其主內殿而附
元配 孝潔秩然足垂一代彝典他如主薛文清從祀
革張真人道號及諫免舊邸之遊幸停取光祿之羨銀
竝關切大體詞讜義正讀其疏者無不稱服時 神宗
皇帝方五齡儀數引漢有司蚤建之議抗疏力請國本
乃定諸藩府名封婚嫁歲久不行者儀悉行之諸大臣
恩卹當予者雖其後微必爲疏請脫不當予卽多方陳
乞終勿予也中官數有所屬不可卽執政爲屬之終不
可執政謂中官高尚書直弃官如敝屣耳誰能奪之以
故中官率嚴憚儀典禮三年紀法無不行者然故多
病不任勞遂上疏乞休凡十二上乃得請以典禮勞加
太子少保賜馳驛歸歸之逾年 神宗皇帝在東宮且
出講念先朝舊臣可備保傅者無如儀詔起於家辭不
許乃單車就道旣至詔日侍 東宮講讀於文華東序

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儀負望久數病數起晚而大用中外方想望風采而溘焉逝矣訃聞天子震悼賜卹峻等命以一品禮葬謚曰文端儀體貌魁梧而性簡寡言笑每定大謀斷大義羣情指顧間徐出一二言決之切中肯綮既貴雅飭如書生自視恂恂無他技及見權勢炫赫羣然風靡者若無有也雅恬素絕紛華珍玩之好家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官三十年世業不增尺寸舊第既火終其身未嘗營創再歸皆假館於人不以爲意卒而發篋不給歛具門生故吏爲歔歔泣下儀平生不爲餽遺干謁人亦無有能餽遺干謁之者古稱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其風度蓋如此明興以來錢塘著稱者于肅愍高文端其人品位望相埒然肅愍遭遇不辰含痛千古而文端完名令終似爲過之其慶徵固不虛也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子循學以蔭授中書舍人修正恬雅有父風侍從三十餘年後進者皆橫金轡朱而舍人以食俸淺官終七品不悔也年六十四自銘其墓而卒曰吾以魏世之好諛者

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仲丙有丁

余有丁字仲丙，鄞人。宋太保天錫之裔。父永麟，以鄉舉仕爲學官。歷浦江、崑山、擢判蘓州。未上卒。以丁貴，累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母王氏，贈一品夫人。永麟少失父母，襁而育之。小江里丁旣貴，當贈三代，喟然流涕曰：「孤不天，不能明其出顧微夫夫也。安有吾父恩同罔極，詎敢忘於！是贈永麟所後。父節，節父鏜，皆如丁官。節與鏜妻皆一品夫人。曰：「以此爲吾父報，而吾後世子孫獨祖吾父，蓋以義斷云。」丁生甫一歲，卽博記善問，稍長，日誦數千言，文多闕，漆試輒冠諸生。名日益起，家日益落，而廣陵郝翁豪長者好奇節，任俠喜士，聞丁名，延之家塾，爲弟子師。居郝氏三歲，竟資丁遊於太學。以順天辛酉鄉舉，上春官，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莊皇帝卽位，入掌制誥，嘗曰：「是惟王言，柰何私諛人？又因以爲利，於是戒門者，謹謝客，而詞務簡重，得其草者，真綸綍，不啻乙丑戊辰，皆分校禮闈所登進者，各三十二人，而歸太僕沈少宰爲首選。歸沈皆大雅士，其所爲文，不阿時好，自是舉子業爲之一變。士依聲慕古，以成先資本，丁得二士力也。丁初持

父喪歸自崑山，輒行營高敞地，曰：「卽不可，令置萬家邑，獨奈何不爲異日規制地乎？」時人未之信也。第後四年，乃請告歸葬。郡中人遠近來觀，其所謂高敞地，咸嘖嘖稱歎曰：「公固非大言者。」尋陞國子司業，改洗馬兼修撰，侍神廟於東宮，會登極，改右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無何移疾乞歸，以左庶子領南詞林，得便道之家。丁雅有山水癖，別業東湖中，若將終身焉。甲戌起拜南國子祭酒，時六館士多喜冶遊者，丁令諸生什伍相保連坐，竟丁任無敢犯。無何復移疾歸，卧東湖，日讀漆園書。又二年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領詞林，未至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祭酒事。明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尋改左掌詹事，進吏部充會典副總裁，三品考滿，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時江陵新故，丁與蒲坂吳門共事，凡儉人橫政次第更始，嘗夢之帝所，手一戈逐巨璫以俘於帝，至是實贖巨璫之獄，中外快之。時浙兵大譟，陵犯制府度不可解，則蜂屯而擾於市，朝遣左司馬張佳胤以節鉞往，過丁問計，丁曰：「是窮獸也，且致死爭，旦夕之命，奈何以徒手搏之？」佳胤遽問計將安出。

丁曰聞河南人徐景星者有機略舊領此軍今失職待
事薊門佳胤呼至挾而南景星身居其間亟諭以禍福
諸軍故信景星爲縛首事者請軍門謝臬九人於市浙
兵乃安皇子生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蔭一子秘書居一歲從上定壽官加少保改戶部
他官如故先是蒲坂以憂去吳門當國丁與祁門鑒前
之務相矯者冀存大體而江陵旣敗言者尚齟齬不已
乃至言舜禹之事以搖上心楊大宰曰不可是欲於
口語文字之間起大獄邪因覆奏語侵言者言者譁然
詆楊爲佞阿吳門競請斥罷於是申楊皆避位而祁門
亦奮起爭之獨丁留閣中外不出一語侵言官而內爲
上別白是不甚折退復上疏言申某許某皆名賢領德
臣不及遠甚二臣卽去宜先罷臣且言官以發奸爲職
大臣以國體爲重與其失奸毋寧重國言甚切至而
上亦自感悟趣下手札慰諭二輔臣而太宰亦復位議
者謂丁以默止誰得大臣體尋以肺疾上疏乞休不許
俄以雲南大捷錄運籌功加少傅建極殿大學士丁固
辭乞歸益力上固留不許走中官就問遣醫賜食物

相屬而丁竟不起計聞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敏賜祭
葬視常數加等年五十有八丁素達生生時奉養甚備
所居一日必飭亭榭蒔花木以自娛善飲喜賓客客常
滿座非大故不廢絲竹平生不設城府與人多可少恠
言輒披肝膽相示遇事輒任亦無成心長老言海上有
金塘大榭諸山延袤百餘里今爲甌脫誠使人耕牧其
中可資兵餉以寬內地丁曰諾以屬有司有司以爲擾
民不可丁曰本爲利民而顧擾之諸君謂不可則不可
耳其心無適莫類此婁江王相公錫爵論之曰孔北海
謝太傅頗以嗜好流連取譏當時已而北海抗節漢庭
名高泰山而太傅鎮安朝野勛烈尤著瓌瑋寥廓之士
安可以皮相哉余觀文敏之行雅近二君子而協輔
明聖遭時太平何論北海卽太傅亦安所見其功乎時
以爲確論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汝邁志皐

趙志高字汝邁蘭谿人清獻公抃之裔也父賢母張氏
將生皐而夢日華繞室及生美如冠玉雙目炯炯異凡
兒少遵父訓卽知勤奮弱冠有聲黌序旋舉於鄉屢試

不售益發憤富於學戊辰成進士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與修穆廟實錄陞侍讀神宗皇帝初政倚信江陵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皆暗激上怒廷杖竄無虛日而編修吳中行趙用賢復繼之旨未下臯糾同志者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冀遏吳趙之禍吳趙卒廷杖一切劾疏悉不付史局臯以執掌堅請之使不得秘江陵怒甚會星變察百僚遂出臯廣東按察司副使臯持法平恕吏民悅服間與名士徜徉山水間况味恬適若不知有簪紱者而江陵之怒未釋也辛巳例察京僚竟黜臯臯歸築室清獻公祠旁自號六虛主人枕石漱流爲終焉計明年而江陵死南北臺省交薦臯起爲解州同知陞南平太僕寺丞尋擢南國子司業歷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改左諭德陞祭酒歲餘轉少詹事掌府事無何陞南吏部侍郎當是時高資已深而宦蹟乍北乍南意殊安之又歲餘改吏部左侍郎辛卯九月上特旨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太倉王錫爵山陰王家屏同輔政而山陰旋去太倉復以省覲歸臯獨叅機密無何而寧夏將吏嗜劉殺撫臣

招套虜據堅城以叛魏總督學魯合諸鎮兵討之又無
功上怒亟逮學魯下之獄臯薦葉巡撫慶熊代又請
賜監軍御史梅國楨尚方劍誅不用命者三軍爭奮遂
擒二賊寧夏平上御門受俘因召對臯從容請赦學

魯上特爲未減而是時倭夷大發兵且暮攻朝鮮朝
鮮告急臯決策遣將救援旋克平壤而倭創稍稍退此
二變皆國家所不常有臯甫與政而適兩遭之其經營
亦艱矣已而太倉還朝會羣臣疏請立東官甚亟

上乃下三王並封議臯累疏極言其不可並封之議遂
寢自是太倉謝政歸而臯爲首輔夙夜在公思竭股肱
之力以答主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時時逆耳不

恤也兩宮三殿災每題覆竭誠勸上滌心修省以回

天譴至開採之使四出臯累疏諫止若臺省部僚因言
事激觸至杖斥貶竄者臯所以調護營救之者甚力

上意亦時時爲之轉移卽不盡用其言未嘗不深知其
忠愛也加官廕子寵賚日蕃臯顧慨然曰言不盡用衆
闕多矣柰何虛糜君恩以妨賢路不可則止吾茲決矣
初朝鮮之後自克平壤倭方奪氣而僉人沈惟敬者與

倭通謬許封貢以誤本兵石星星懷甚既謬許惟敬遂
不聽臯計封貢卒不成而倭遂復躡朝鮮上大怒下
星於獄意始決戰廟筭方有次第而衆口罪星者因以
訾臯臯杜門謝政追我兵水陸破倭東事將平而臯病
劇不可起乞歸彌懇上慰留亦彌篤章數十上不聽
伏枕三載竟歿邸舍臨歿猶草奏請冊立罷礦稅簡閣
臣用言官四事蓋臯歿而冊立東官召起沈歸德朱
會稽卒用臯之言臯居鄉立朝一以誠確謹厚始終不
替遇事直道而行胷中未嘗着恩怨二字當江陵氣橫
一世時臯挺身折之至困頓靡悔及臯佐天子而斷
齷之者亦時交口爲橫語臯非惟不以爲罪且并其姓
名忘之其雅量爲不可及云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沈肩吾一貫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也自能言父承之口授以書輒成
誦稍長手一編不勸夏夜辟蚊以兩足納甕中冬常難
火達旦十五補庠生嘉靖辛酉舉於鄉戊辰舉禮部第
四人廷試三甲改庶吉士讀書館中授檢討充纂修
世廟實錄官萬曆改元復充纂修穆廟實錄官甲戌

主考會試同事有以江陵子爲託者。貫曰：某於閱卷鬼神臨之，私安敢曰：相公功在社稷，錄其子不爲私。貫曰：所以糊名易書者，何旣知其人矣？謂非私不可將出榜。同事者復請曰：公不可得毋累吾輩。何？貫曰：休矣。復相公第二云：沈生不可。且曰：如有復我者，當鳴鼓於堂。乃止。榜出，江陵爲佛然者。久之，未幾充經筵展書官，又充編纂章奏官。而日講兼經筵之命隨下。故事：日講以正亞卿充，次亦坊局，莫及史官者。時上方嚮學，無日不講，而先輩苦疲，故貫以後進充。貫素病羸，求解脫不得。是蓋佛者投之以艱，使自仆而隨之以法。然貫服官不怠，卒無有得其隙而乘之者。無何以內艱去，服闋起補講官。貫在經筵，必莊必習，目注聖襟。若欲排徹而入者，一日講至高宗諒陰，進諷曰：托孤寄命，國家大事，必有忠貞不二心之臣。然後可使百官總已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聽覽之爲大孝也。江陵色功，壬午江陵卒。始陞左春坊中允，時爲史官已十年餘矣。尋陞右春坊諭德，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晉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右佐。銓或謂曷留意人才乎？曰：上有太宰，下有選郎，吾加一

言未必益於彼而見爲私故不敢有探太宰所向者曰太宰亦惟選司是依書考是視耳吾何知無何太宰語貫外人謂吾聽於選司且吾欲用人而外輒預知者何也貫曰昔江陵時有缺十擬而十不符此以衆擬擬者更其法十擬而十符此以江陵擬今用人而因衆安得不預知凡選司所以敢行私者自堂官始堂官私一司官且私十堂官公司官毋敢不公則聽於選司乃至公也太宰喜未幾陞吏部左詞林佐銓未有逾一年者貫歷二年有奇曰此熱地可久居乎遂疏請覲親以馳驛歸明年復起教習庶吉士再疏辭得請亡何而封公歿告卹典於闕下賜封公及太淑人祭葬加等服闋起南京禮部尚書馳疏辭不允尋改禮部尚書詹事府事又馳疏辭不允遂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太學士入閣辦事貫再馳疏辭不允遣行人敦促就道時倭寇入朝鮮天子出師討之而石司馬星議以王封倭中用事者平秀吉且陰許之貢貢途舊道於鄞貫習其害聞而歎曰是天下所安危也驅車而前先以書布當事者必毋許貢入朝又口陳之乃輒貢而第言封入閣未幾會甘延

連捷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戶部尚書給四代誥蔭子秘書加柱國勳三辭不允乃受戊戌主會試得顧起元等三百人多名士時朝鮮被倭未解也先是封倭兩歲而所遣臨淮侯夜逃歸以他使往俛報成而倭變上震怒下石星獄遣師征之貫上經理事宜謂宜用古屯田法爲久計又言宜徵舟師自登萊入朝鮮而開府於天津旅順間以總之然後舟師有統便上躡之會倭再入朝鮮我戍者楊元奔師走亡兩將朝鮮王奔經理都御史楊鎬單騎赴之止王勿奔呼其國人爲守計我師進倭退鎬方銳治兵耻言持重躬感倭將清正於蔚山不克捷始言屯初鎬爲新建令有異才故新建張公薦於朝墨衰爲經理而其去蔚山歸也遂以終喪請新建與貫皆以書勉使就功而蘭谿趙相公實左右石司馬始終言封不悞因圖去鎬鎬以新建及貫書示贊畫丁應泰丁乃極奏閣臣不宜與閩臣通而鎬失亡多皆當斬此時新建怨家又以他事激上怒上逐鎬連新建顧獨心諒貫所以溫諭之者良厚貫稱病篤不出蘭谿獨柄四閱月而痺閣中空無人上乃

強起貫乃出時遣給事徐觀瀾與應泰勸蔚山之亡失士忿欲變蘭谿猶伏枕奏東師數敗宜蚤撤在廷錯愕鮮言當戰者貫奉天子一意進剿議始定邢總督珩趣將軍劉綎等進兵於是倭爲我久屯食盡兵屢挫而平秀吉亦斃於國欲還我師遂捨之與舟師陳璘夾擊斬石曼子搜餘黨在諸島者盡滅之朝鮮平捷聞上喜發罔寺十萬金牲犒而應泰復誣將帥用銀五千兩買倭去無寸功悉宜徵下獄貫聞上言國家困於倭七年治兵三年將士始奏功幾大賞班師歸國而故如應泰言者則盡當誅夫誅之與賞遠矣無論他可否卽此十萬人無望歸國禍安底耶且以全力爭朝鮮而云五千金買之去非理所宜有於是天子憬悟詔在廷議之廷議者三莫堅決貫草制曰罪宜從輕功疑從重其大賚將士以倭平詔天下而應泰觀瀾因歸里論功加少保廕子中書貫辭曰臣不任罪亦不任功惟置臣身於事外可令將士之不盡酬者無怨言而側目時人亦心屈也竟無所受然其時東事雖竟上方與中尉鉅析利事章數上多不省於是閣權盡削貫乃慷慨誦先

正鞠躬盡瘁之言。星出。星入。冀以悃欵。回上意。而所禪益良多。王官請建黃天蕩水寨。擅塩爲姦。貫奏致之。法楚璫亂。徵陳奉治罪。而特遣大臣撫安之。遼東乘稅使之虐。數易大帥。乃以故帥李寧遠往遼。始宴。然是時海內所苦。惟稅關爲甚。乃梁永求爲秦鎮守。高淮求爲遼鎮守。李鳳求爲粵鎮守。貫皆百方沮之。且所在留重臣。以制其橫。而羣閹始稍稍戢矣。巳亥。播事起。播州土酋楊應龍。屢逆命。朝廷曲赦之。而應龍破飛練。屠綦江。愈狂逞。不可制。於是改四川巡撫爲總督。兼制楚蜀黔。以李化龍往。往則無一兵。獨特土司。以狐攻兔。何禪貫與兵部尚書田樂議。徵天下兵。益以土兵。爲二十萬分八道攻之。又以土司安氏與楊氏世姻相倚。使郭子章巡撫貴州。推心結納。諭以大義。使爲朝廷用。毋爲楊氏用。又以萬里請事。闕下往。反無及。嘗與田樂及戶部尚書楊俊民調兵食。預奏可。行之。而川貴使來。適巳行矣。遂無懼。軍興。先是李總督亦以墨衰治事。逆龍就縊。而播平。始允守制。以巡撫郭子章代之。適有言安疆臣恃前功。冀後賞。不可無裁者。貫因奏當時定議。總督裁。

之以法。巡撫收之以恩。而使安民入掌中。子章方以恩收之。豈可遽裁之以法乎。裁則生怨。而開釁。使子章爲總督者。勢不行矣。上乃命王象乾總督。而子章仍爲巡撫。其後播界不明。總督欲用兵誅安氏。而子章難之。雖天救此水西生靈。總督以憂去。卒安安氏。亦貫之。注意子章者。素也。亡何皮林苗叛。復移師誅之。苗平。於是西南悉救寧矣。當是時。北虜款塞。土谷雲中。無事。而西則松虜海虜。日跳梁於寧夏榆林甘肅洮崑之間。貫飭將士以備禦。而威虜以兵。仍與虜約。一歲恭順。卽與一歲市賞。犯者必革。由是北虜帖耳受約束。而松山之侵疆亦復。滇南暨廣東。又時時奏功。上屢以帷幄助加重賚。悉辭不受。嘗曰。吾居揆地。曠職多矣。懼罪之。不任。而敢自以爲功乎。時國本未定。廷臣歲有請。上亦歲有所撻。貫日從容爲。上言。露章至四十餘。而密揭無筭。俄聞宮中兩龍不相見。見卽災。以是爲諱。乃言華封老人之祝堯。欲多男子也。我太祖有二十五子。一百二十一孫。而皇上未有一孫。太是缺典。聞宮中有傳無端忌諱者。不足信也。太祖百二十一孫。而身享

高壽未嘗疑子孫衆多以爲妨已也。於是忌諱之疑始破。又辨素問壯婚之語表長至輝珥之符。引解縉題虎之詞。舉七夕鵲橋之譬。遇物則諷。遇時則諷。不直觸龍愛子之喻。梁公姑姪之諍也。皇上卒感動。辛丑春移元子於迎禧宮。然甚歷寂。議者交欲姑順。上心之所欲。而先冠婚。緩冊立。臺省大集於貫所。貫言先冠者奚冠。太子冠乎。諸王冠乎。婚奚稱。妃太子妃乎。諸王妃乎。婚於何所。官中乎。諸王邸乎。不正名而苟成事。明降元子爲諸王。不如仍稱長子。猶有望也。某則以爲微冠。

莫婚。微冊立。莫冠。三事一事。不可離拆。必正太子名冠。太子冠。妃太子妃。而後禮成。婚不可後。則趣立矣。官中幸未有離言者。離言則吾將死。爭之而忍導之乎。自後貫戒羣臣無諱。諱必不濟我。則托股肱。心膂之誼。以與諫。無忌也。是歲八月。貫又引旣醉斯干之詩。以諷言元子聰睿之性。強壯之年。血氣旣充。天機默啓。親父親子。喘息相通。不望之父。而誰望者。昔皇上之婚及時。故毓皇子蚤然。聖母已遣官四出致祈。猶遲之也。人情篤於愛子。則必愛孫。而愛曾孫也。滋甚。皇上爲

元子大禮計過用必欲具儀文備珍寶以厚之而推念
真情不如早偕伉儷之爲達孝 皇上孝奉 聖母朝
夕起居備物盡禮而推念真情不如早遂合飴之爲承
懼於是始得旨已勅禮部擇十月十五日具儀行矣而
十一日又以冊寶未備傳諭改日貫封還 上諭極諫
曰此 皇上最善慶事國家極重大典天地祖宗百神
無不環拱以待寧獨萬方引領也而倏言改日則天下
不謂所司不辦謂 皇上生他端衆口沸蜩甚於疇昔
而人心解體矣臣萬死不敢奉詔復言冊寶卽未備可
以黃箋權代也俟他日補之未晚於是 上收改日之
命而復急責大司農金錢貫隨方調護之得勿罪十五
日卒冊立 皇太子并封諸王禮成而冊寶亦旣具矣
覃恩加太子太傅進建極殿給誥命廢子尚寶司丞再
辭不允乃受壬寅三月 上忽不豫遽召貫入啓祥宮
暖閣屬後事貫受命出謂諸監曰 主上神氣完無慮
惟所諄諄命者宜卽行之俾天下歌聖德祝萬壽不可
以失今日於是就文書房立擬旨進且附奏愆成之而
言臣今夕直宿朝房以待是夜得旨盡召中使還罷曠

稅織造出繫囚原建言得罪者補科道官天下歛然若更生而詰朝輒反汗貫率諸大僚強諫終不聽惟閣僚已簡沈歸德朱山陰相次起而臺省悉新補天下恃根本定無大憂是歲秋以病求去者疏五上不許秦人御史劉九經論三大臣而繼以南山十月之語蓋借尹氏皇父以刺貫然其詞隱貫未之省也都御史三原溫純忽疏秦人不擠首相乃給事姚文蔚御史于永清搖唇鼓舌以惑首相俾不安於位乞逐之貫言臣以老病求去實未聞二臣言也而歸德擬旨出御史爲推官戒厲給事上從之純猶憾此兩人求去不已上格其章純意貫陰主之於是臺臣湯兆京康丕揚因起攻貫而南北之釁自此開矣癸卯楚事又起先是楚宗華越有怨於王訐王與弟宣化俱非恭王胤取他人子祿而育諸宮者也以其妻王氏爲証事下部院禮部郭侍郎武昌人與王同城爲越左袒貫曰此事所不可行者三官闢曖昧一年月久遠二事體重大三郭侍郎不聽而歸德復助之乃行撫按勘問勘至僅具兩造詞以聞不敢決也上命九卿科道雜治之戶部尚書趙世卿暨倉

場尚書謝杰極言楚王非假，臺臺數千言，乃禮部上會
議疏，止括諸大臣指，不以全卑進，又請令楚王釋國事，
以他郡王攝之，蓋郭志也。給事楊應文、御史康丕揚疑
郭有私，各以疏劾。郭上章自辯，語侵貫，貫避不敢入。

上謂楚王真假何至三十年始發，而華越夫訐妻証不
可信，令歸德擬旨。歸德擬令再勘，如部指。上命改票

者三，終以不了之旨進。於是給事錢慶臯極言詆郭波
及歸德，歸德亦避不敢出。山陰擬旨，乃言楚王非假甚
明，不必再勘，而楚事定矣。貫申前懇，引去。上敦諭始

出，而怨有集，以其間作蜚語危東宮。東宮名曰續，憂危竝
議，大略謂東宮之立非。上意終必易之，詞涉貫與

山陰。上聞震怒，急購所為妖書者，并其黨，立賞格逾
軍功。於是偵校四出，多所捕逮。時皦生光已下詔獄治，
而遊民沈令譽復執令譽者，吳江人也。提一藥囊徧遊
樞貴門，行徑甚詭。康御史跡捕之，搜其裝，得刑部郎于
玉立、吏部郎王士騏手書，蓋玉立起官，出士騏而郭侍
郎為之地也。又得楚王寶揭及華越副本，於是人言籍
籍，并以妖書擬令譽，而郭與于王皆危矣。是時郭侍郎

以告歸留楊村未行令譽事發乃遣人之京刺之其人
以暮入以晨出蒙首以幘偵校疑而執之亦下詔獄外
議悠悠有疑貫甘心於郭者貫乃疏言此書之情本爲
傾臣等而發非敢犯上願緩之母使羅織臣等書生豈
以刑名爲政若借此獄以快私仇與奸賊何異也於是
外議稍息諸大臣以此獄不結慮株連無已時固坐皦
生光以死而獄悉解乙巳以考察自陳不允旣而有煩
言貫誼不復出會皇長孫生貫雖在告猶勸上肆
大赦上聖母徽號如元子生例時聖母年正周甲

而因魯孫之慶請之亦以重儲宮定國鼎釐時政收
人心也於是罷礦使減稅課之半以給將作而民始悅
自後遽稱疾篤辭俸給絕書札盡謝閣事其時玉牒告
成河州獻捷竝有恩命皆不受而比黨益急擊貫貫疏
凡八十上終不明傾害之由第言輔理無狀宜去病益
甚宜去始得旨聽養病回籍遣行人護行賜銀幣有加
禮濱行復上疏謝因陳十事一曰發章奏二曰補大僚
三曰備言官四曰釋繫囚五曰重邊事六曰罷稅使七
曰疏滯官八曰捐內帑九曰停殿工而終之以御經筵

及太子諸王講讀。且曰：臣荷高厚之恩，無能爲報，惟皇上採臣餘忠，見之行事，則紀綱復振，政事復舉，太平可立，致無難者。臣雖去國，猶賢於留。時年已七十老，而懸車亦其所已。貫居閣十有二年，獨任者八年。其所處乃在官闈艱阨之際，海宇疹瘥之秋，勞心焦思，唇舌幾敝。家人見其眉未嘗一日展也，而卒能定大計，靖大難，以無憂國家金甌，豈非忠誠所致然哉！以大度攝縉紳，以大德懷反側，以大道通天下，而密以正行，不言所利。救朝鮮則云不利其一土一民，誅播則云朝廷以誅逆爲事，不以闢土爲功，勸立東宮則云好事不可顯，倭不可直做，昔子房以四老人爲羽翼，吾用此法以天下爲羽翼，朋黨相攻無所袒，曰：吾惟憂國奉公者拜手耳。何知同異，身不敢護是非，安能護人是非，身不敢管名級，安能管人名級。又曰：吾生平不以舊知加新知，今日之新知即他日之舊知也，不以私知加主上之知，孰非主上賜而顧小恩，忘大恩。又曰：吾不能傾心於百司而求上傾心於我，則不怨。又曰：信而後諫，不諫何以著信，以故閣中疏揭前後至千餘章，或謂閣揭不宜。

太多多則輕。曰此有時焉。往時不得不少。今日不得不
多。其後晉江福清相繼入閣。視左史所記諸草。井井具
劇。咸歎以爲不可及。云旣歸。杜門却軌。絕口不譚時事。
獨取所著易學一書。歲刪定之。以課子弟。居家者九年。
七十九歲卒。訃聞。上爲震悼。賜祭九壇。加四壇。遣主
事顧起鳳營葬事。易名之典閣。中以文靖文恭請。所著
陳善集六卷。敬事草十九卷。喙鳴文集二十一卷。詩十
八卷。易學若干卷。老莊通若干卷。彙編史論若干卷。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朱少欽賡

朱賡字少欽。山陰人。父節。泰州守。母陸夫人。將誕賡而
病羸。姑徐慮甚。方默禱。起視。兩炬橫。豆如梁。各吐蓮瓣。
者七。泰州公大喜。已而賡生。丰神秀挺。六歲喪母。哀毀
如成人。聞都講授人經義。倚壁而聽。竊了大旨。卽私自
結纘。諸名士爭指目以爲奇。十七爲諸生。餼於庠。嘉靖
辛酉舉鄉試。隆慶戊辰成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
世廟實錄。陞修撰。復與修穆廟實錄。陞侍讀。充經筵
講官。神宗皇帝方冲齡。酷嗜學。每聆賡開陳。輒和顏
受之。一日聞宮中娛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極言羣

小乘勢騷奪，害民甚大，不可。上退戒左右曰：講官言可畏，以講讀勞，晉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未幾陞禮部右侍郎，直日講如故，尋轉左，會有壽宮之後，命賡往定規制，司禮密傳上意欲倣永陵制者，賡陰令人丈地廣狹，疏曰：永陵廣八十一丈，外加方牆若干，今必欲如制，洩地氣不小，請竝外方牆用八十一符，聖祖九九數，且昭陵在望而制不等，恐非所安，長洲色動曰：上請言昭陵柰何，獨新安贊云：此正與獻陵對同，疏留中久之，上密使人會其

地，亡異，竟得請，人謂賡斯舉，無論省金錢亡筭，所全主德亦甚大。改吏部左侍郎，晉太子賓客，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入言閣臣曰：時方春和，計吏在庭，某當以建儲力請，不得如九卿，如臺省以次進，政府從中力贊，其必有濟，疏上，會南都有請者，訛言上引燭焚，疏衆莫敢應，賡再疏不報，是日有旨，選中官二千名，賡疏言其害得減半，俄奔繼母葉夫人喪歸，尋故讀書東武山處，建逍遙樓，偃卧其中，十有三年，上念舊學，以尚書兼東閣學士入閣辦事，遣行人勸駕，再辭不允，至則備

陳礦稅爲害。至引唐玄宗宋徽宗爲戒。詞甚切。上優詔褒美。時四明在告。有以蜚語中歸德於四明者。大中丞溫純疏言。科臣姚文蔚道臣于永清爲間。請黜此二人。以正國體。四明請去益力。而大中丞持前議。力爭之。上以示賡。賡奏曰。元輔一貫。都御史純。皆大臣。一有軒輊。令兩臣俱不安。上兩留之。遂下中丞所糾臺省疏。屬閣適歸德入視事。議曰。謫臺臣。全總憲體足矣。賡贊其議。上從之。明年楚事起。四明方與江夏郭宗伯見互異。未定。而又有訛言事。謂上召拜賡。意托賡名。微示指。株累多人。上震怒甚。遣中使慰勞。賡爲伏地哭。失聲。上忿。姦未得偵校。四出。時皦生光已下詔獄。治已。忽捕醫士沈令譽。得王銓部士騏。于比部玉立。夙與勞問書。欲以姦書事坐。令譽波及于王。賡擬姦書付法。司而以于王下部院。上意不解。促賡擬嚴書。賡第從姦書事。改擬稍有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賡曰。大獄將典。可柰何。乃移書四明。言甚具。四明始從。科道廷鞫。論皦皦生光事罷。九月疏請釋逮繫華司理珏等。十餘人於詔獄。以考滿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廕一

子中書舍人十一月工部據例請殿門工賡謂此嘉靖
三殿故牒及十年兩宮成規今軍興旱潦所在若洗而
所入礦稅原爲大工計者不得名一錢不此之請謾援
往牒使皇上無以示信天下非所以光聖德乃具
密揭進上覽之大悅遂傳旨緩工復令擬論進賡因
備陳礦稅原爲大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礦所在稅課
改有司徵以其半濟工蓋三日間上爲賡轉圜如此
詔下海內歌舞更生矣是日以河州加恩三疏辭乙巳
大計臺省被察者皆留南察疏至賡恐旨從中出不及
詳具揭言不可狀上已下南察疏傳諭臺省人少宜
留用賡極言壞祖制滋煩議臣死不敢奉詔封原疏
還上竟從賡議不復留已又揭南察旣幸改正南北
一體且制也聽之去便上復從賡請於是諸臺省被
察竟無敢留者衆譁始息無何而稅監梁永誣咸陽令
宋時際咸寧令滿朝薦唆劫稅銀有旨逮時際降朝薦
一級賡揭言永單詞未可盡信且調停詔旨方新復逮
有司非所以一觀聽於是時際免逮朝薦得不失官七
月四明罷歸歸德亦奉旨去賡以一人獨理閣務首請

釋御史曹學程罪，御史以語東事忤旨，繫請室五年。至是始釋，天下翕然歸賡，而御史亦謂賡實生我。丁未，當大計，以久瘁杜門，固請簡用閣臣，不報。三月，以甘鎮捷加恩，不拜，復以病請。會長子敬循訃至，哭之慟，再疏請簡閣僚，代垂死老臣。上惻然動念，從。廷推拜東阿福清、晉江入內閣，起太倉於家，廼廷推之前。上嘗有恭默正思，故卜得人之旨，賡心慮旨從中出，疏請付廷推。廷推者五人，而晉江爲衆論不滿，已得旨，遂被言而漸波及賡，有衣鉢之疑矣。賡久卧病，以晉江福清初入閣，勉起同事，先已定選館之條，著爲令，及是止黔蜀用兵，所全活生靈無量。以一品滿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會諸臺省多發四明楚事，及蠶歸德，併謂時三四言事者去國，賡似有意督過之，爲四明修郢言，益紛紛。大半謂賡一去，足以明志，而賡實病甚，惟願天自白而已。亡何病卒。先是欲悉數時政，叩闈而請，及病篤，乃括其言以當尸諫。上優詔報可，賡及彌留，猶張目問曰：上意云何？額而謝者，再訃聞震悼，賻卹備摯，贈太保，謚文懿。明例閣臣

不叙邊功。然陽繆舜而卒拜者實繁。與同功不同罪。相蒙以誤疆事者。往往而是。賡自柄國來甘肅。加恩舜。皮林加恩舜。河州加恩。則又舜其識過人遠矣。穿人藜棘。有告以援者。輒曰不得之。上自賡在事。出華司理。又出曹侍御者數十人。使主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海內苦礦稅如坐水火。賡在事。封礦井稅。付有司去其害。過半黔蜀交攻。迄無已時。賡疏請寢兵。使兩國不受鋒鏑。入官數十年。所入俸多以周諸族子。蕭然如寒素。若賡自謂可庶幾無憾矣。天下所不慊志於賡者。有謂遺佚在野。未覩連茹。有謂天聽日遠。未見轉圜。有謂四明舊轍跡。涉回互。嗟乎。爲相難以紹興。繼寧波尤難。不嘗讀賡之茶史乎。食茶者以苦語人。不知惟食者知之。問以苦何如。竟不能吐一語。然則賡之心苦矣。知其苦者誰。臨文撫卷。不能不爲之三歎。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四終

...

...

...

...

...

...

...

...

...

...

...

...

...

...

...

...

...



